皇明平吳錄

皇明平吳録

（金聲玉振集）

元棄中國之弱入主天下迨其季世上下瀆亂政益大壞歲饑民窮四方兵起延至江淮殆無完郡

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張士誠起自泰州士誠小字九四泰之白駒場民有弟三人曰士義士德士信並以販鹽爲業士誠少有膂力重遲寡言市鹽諸富家多易之毎肆陵侮或負其直不償有弓兵丘義者尤屢窘辱之士誠不勝忿卽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素所

陵侮者叓縱火焚其居延燒數百家自度不可已乃謀起兵入傍近塲招集少年行至丁溪爲大姓劉子仁所扼多被殺傷士義中矢死於是士誠憤怒必欲滅子仁子仁衆潰入海士誠兵勢始振從者萬餘人三月乘勝攻陷泰州淮南行省守臣告變元遣知府李齊招諭士誠初請降願授民職且乞從討敎以自效時初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廉訪使趙璉爲參知政事已而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划船趨湯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

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捫佩刀上馬與[illegible]
賊闘邀至其船璉詰之曰汝輩罪不赦今既宥
爾又錫爾名爵朝廷何負於爾復反耶即前擊
賊賊以槊撞璉死其僕楊兒以身蔽璉亦死璉
字伯器至治二年進士歷官婺州路總管多善
政時齊獨被留且久會其黨自相戕始縱之歸
於是士誠遂陷興化結寨德勝湖他日行省以
左丞哲篤鎮高郵出齊守鼉社湖俄有數賊呼
譟入城省憲官皆逍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
高郵元知不能制復赦其罪使至不得入而還

繆稱賊已迎拜但乞名爵耳行省不虞其欺乃遣照磨盛昭以萬戶告身授士誠士誠拒不聽拘諸舟中昭語所從吏曰吾之至此有死而已既而官軍逼高郵士誠顧授昭以兵使出拒昭叱曰吾奉命來汝拘留詔使罪不容誅又欲吾從汝爲賊即罵不絕口賊怒咼之昭字克明歸德人後行省再遣使往諭士誠紿言仍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張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辯說百端竟不能降且使齊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汝屈耶遂椎碎其膝而咼之然元猶冀士

誠有降意再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往諭而用濟
寧路錄事孫撝輔行撝入城反覆諭之初若聽
從而拘之他室間餽一食或令其黨捶之肆其
陵侮撝不屈也時有石普者以國史院編修官
有軍功陞樞密院都事從守淮安請丞相面陳
破賊之策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
莫能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丞相壯其言與
兵萬人以行次范水寨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
入夜令銜枚趨寶應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
登城樹幟賊大驚潰乘勝拔十餘寨斬首數百

將抵高郵城兵分三隊普自將攻北門賊賊援軍望之按不追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賊以死捍皆恇怯馳回普兵遂爲賊所蹂踐悉墜水中普獨奮擊直入賊陣中被創墜馬賊欲生致之普叱駡曰我即石都事也奮戰不屈與役三十人俱死之普字元周徐州人有張氏女賊入城知𠒋有姿色叩其家索之不得已從過河投水死又有高氏婦出避兵亦縊死道旁空舍中六月元以士誠終爲患始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擊之

十四年甲午正月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
元天祐六月攻揚州元丞相達識帖睦邇率兵
禦之皆潰尋陷盱眙及泗州九月元命右丞相
脫脫督諸軍擊之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其
衆暮遂分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脫脫初以被
讒出領兵俄有詔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士誠乘
隙擊元兵大敗其勢復振
十五年乙未士誠據高郵
十六年丙申二月士誠以淮東大饑謂惟吳中
富庶可以建國乃留兵守高郵由通州渡江入

福山港時福山有曹氏富甲縣中衆肆擄掠一夕而空遂陷常熟兵入婁齊二門鎮將脫寅率兵禦之郡人楊椿力戰而死椿字子壽本蜀人宋少師棟之後有文藝尚氣節爲脫寅館客因署參謀分守婁門獨挺身禦寇鈹交於胸罵不絶口死之明日其妻王氏哭往軍中覓尸爲賊所執不屈賊義而釋之其尸竟逆水抵張香橋柱而得歛葬于虎丘之華李當椿死之明日忽神附王氏語曰後五日吾將取爾與男女去時男頬十五歲女滿奴九歲皆無病及期妻與男

女果同一日死人皆異之又椿有門人陳普兵至其門使拜不屈且索婦人普罵之亦被數創死普字季周能詩縱寅畏賊避匿于婁門十八營叢篠中爲亂兵所殺當是時吳中全盛甲仗錢穀如山守臣貢師泰華桑之相率遁去士誠旣入郡城卽承天寺爲府椎其佛像據坐大殿復射三矢于棟上乃改平江府爲隆平府立樞密院以所親信徐義徐志堅典親軍李伯昇制軍事幕官韓謙錢輔及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爲參軍遣兵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立

鎮海萬戶于大倉士誠既居吳頗好士若元臣郭良弼董綬皆爲之用濵州有楊乗文載者以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方坐罪免官寓松江二人言乗于士誠因遣其下張經招之乗曰良弼綬皆王臣今既失節又欲引我以濟其惡耶且讓經平日讀書如何乃日與客痛飲經促其行愈急遂整衣冠縊死孫撝爲士誠所拘從徙吳一日與部將張茂先謀復高郵語洩並被殺撝字自謙曹州人至正二年進士又有百夫長張某者與其伍謀刺其帥事洩亦被殺夷其族并

其妻族次縛其妻于武陵橋上將斬帥之子惜
其姿容令刃者舍之語曰能從我活汝命婦怒
曰豈有夫死父母死而我獨生乎復脅之益憤
罵不已顧謂所親曰我有白金若干兩可以買
棺合葬我父母我則祔于夫側竟就殺人稱周
烈婦云七月士誠攻杭州破之州民黃仲起妻
朱氏有女臨安奴見兵至倉皇言曰我别母求
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
曰爲我守此朱氏懼受辱與其女俱縊死其妾
馮氏亦死繼而仲起弟婦蔡氏抱幼子與乳母

湯氏皆自縊死丞相達識帖睦邇畏士誠兵執
遁去平章左丞答納失里戰死初達識等屢敗
于賊或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
者至有軍十萬自嘉興引其黨及萬戶普賢奴
擊敗士誠復其城達識乃還然苗軍性殘忍所
過淫虐人愈苦之　張氏既有浙右於是我
太祖高皇龍潛濠城陰有安天下之志先二歲
自和州渡江駐金陵與士誠接境數交兵是月
士誠以　太祖初克鎮江遣舟師來攻徐達與
戰於龍潭破之焚其舟殺溺甚衆遂乘勝攻常

州未下達營於甘露鎮　太祖遣人諭之曰士誠起於鹽徒術務經紀詐出多端交必有變鄰必有間儻有說客須沮其詐術困其營壘達等乃益督兵攻圍其城未幾有鄭僉院者率甲士七千叛入城中反來攻營常遇春引兵東壘擊之大破其衆復攻圍之

十七年丁酉三月達攻常州益急進薄城下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達遣元帥王玉伏兵以待士德敗走王令男虎子追之士德遇坎墜馬被擒　太祖聞之喜曰士德有智勇爲

其兄謀主今爲我擒張氏之成敗可知矣士德毋痛失其子令士誠奉書請和願歲輸糧十萬石布萬匹及金銀等物永爲盟信　太祖初許之後再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謂納我逋逃之人拘我通好之士予之與師亦豈得已旣已許給軍糧中更爽約今若果能再堅前盟給糧五十萬石歸我使者則常州之師卽罷而爭端永絕矣士誠得書不報士德乃潛與士誠書俾降于元爲助遂不食而死至是達等下其城初士誠將史椿守淮安見士誠不足[illegible]

驕侈而左丞徐義更加讒毀遣人齎書詣建康
願歸順事覺被殺於是士誠復出兵寇嘉興屢
爲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完者欲
納之達識以其反覆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
江浙廉訪使周伯琦參知政事招諭之士誠始
要王爵達識不許及請爵爲三公曰三公非有
司所定亦不許完者又力勸達識外雖拒之實
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八月遂授士誠太尉士
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
官有差而元以達識有招安功亦加太尉伯琦

被留于吳士誠爲造第宅于乘魚橋北厚其廩給伯琦日與諸文士以文墨流連因亦忘歸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據如初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別將廖永安與戰于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爲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　太祖念其守義遂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

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糧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爲常初士誠之臣服于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漕貢獨思齊語曰向爲賊不貢猶可今爲臣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不可事即棄官稱疾而隱

會稽楊維禎爲作胥鰒臣傳云思齊字中孚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南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爲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據之　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號不正兵力且强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耳太祖用其言始置之

二十年庚子

二十一年辛丑

二十二年壬寅士誠俱據姑蘇
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士誠遣其將呂珍入安豐
攻宋劉福通等據其城　太祖率徐達常遇春
親援之珍解圍去福通奉韓林兒棄安豐退居
滁州士誠兵入安豐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
亦擊敗而去七月士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
識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
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
城朝廷因以其弟士信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而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徒擁虛名而已至

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識恐逆其意被害乃請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爲吳王治宮室立官屬其母曹氏頗有智識尊爲太妃於是元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復徵漕貢于士誠士誠以達其封王之請遂不與海運始絶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逐達識時右丞答蘭帖木兒郎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諂事之數媒孽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

符印遷于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爲丞相士誠又
諷行臺請實授王爵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不
從卽使人至紹興索其印普化封其印置諸庫
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
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
仰藥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
亡也後數日達識聞之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
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初普化爲
福建平章境內皆爲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
及還南臺又逼於士誠而死人皆惜之士信自

爲丞相愚妄不識大體建第宅東城下號丞相
府居民趨附之者輙得富貴
二十五年乙巳　太祖以士誠兵屢犯我境卒
欲取之十月下令曰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
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
常天將假手于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况士誠
啓釁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
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
無畏無妄逃竄無廢農業已勑大將軍約束官
軍無致虜掠違者以律論罪布告中外體予至

愫乃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先取淮東諸郡縣翦士誠羽翼達兵出江口　太祖遣使諭以北方聲息且曰軍旅重事尤宜加慎如獲張士誠將校遣來吾自處之達既趨泰州浚河通舟師駐軍於淮安壩上進圍泰州新城時士誠援兵自湖北來達擊敗之獲其元帥王成等四百餘人已而李院判兵復自淮安來常遇春又擊敗之擒其萬戶吳聚等百餘人因遣人諭降城中其僉院嚴再興副

使夏思忠院判張士俊等拒守不下閏十月江
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
大江次范蔡港别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
没無常疑有他謀請爲之備　太祖遣使諭達
曰近得康茂才報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
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
水寨我兵既分彼時棄我水軍疾趨陸寨擣吾
之虚此寇一計也爾宜備之又聞常遇春深入
使我軍去泰州既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
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援此又

寇一計也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爾宜審慮使至卽令遇春駐師海安愼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後四日又諭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卽泝上流其爲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攻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乗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旣克江北瓦解寇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是月　太祖親至江陰康茂才

勑達曰爾所請策皆㑹前報彼軍事勢重不一及俞平章請軍甚急蓋因其未嘗獨將料度未至如此安豐竹昌糧盡將遁此不足慮士誠兵多有渡江者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擊之尋又諭達曰江陰送至士誠降將秦德等二十人言士誠之志無日不在泰州高郵已而遣兵渡江其驍將卑莊亦與徐義趨淮安矣高郵海安宜慎方畧勿墮其計又諭達曰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被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

將李清戰敗閉城固守傑攻之不下有陳元帥
者來援清傑擊敗之十一月達進兵攻高郵
太祖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遣使即命
同知吳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軍
泰州圖取淮安濠泗諭達曰爲將之道貴於持
重進師攻取宜加審察近聞提兵遠出深入重
地此甚不可也若常平章獨提偏師備寇江上
卽有緩急誰當爲之應援者宜還師泰州兼總
馮國勝所部留兵萬五千人以取未下州郡爾
居中節制見可而進協和諸將一乃心力以成

大勛毋或輕動以失事機時李濟據濠州名爲張氏守而觀望未決　太祖曰濠爲吾家鄉而吾失之是有國而無家也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濟得書不報是月士誠兵寇宜興命達令國勝圍高郵遇春守海安遣别將守泰州而自以精兵援宜興達遂率兵渡江擊敗士誠兵于宜興城下獲三千餘人十二月士誠兵寇安吉守將費子賢擊卻之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其守將俞同僉堅守不下時士誠遣其左丞徐義入淮援高郵義怨士誠以爲陷已死地屯崑

山之太倉三月不進
二十六年丙午正月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自馬馱沙沂流窺江陰守將以聞 太祖親督水軍及馬步軍往救之比至鎮江寇已焚瓜洲掠西津而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命一軍伏于江陰之山麓翌日茂才追之浮子門遇寇舟五百餘艘遮海口乘潮來薄我師茂才督諸軍力戰大敗之凡虜將校四百餘人卒五千餘人後十日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守海安常遇春督水軍以為高郵聲援既可之復書

水寨又以手書諭達等曰初予聞爾等與寇相去甚邇爲是馳至此恐有緩急相爲策應及至乃知不然今遣陳經歷去汝有所言卽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後　太祖還建康達等遂克泰州虜其將嚴再興等九十四人卒五千馬一百六十餘匹船四十艘遣人獻俘命五千人者悉安置潭辰二州人仍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鍼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萬歲而去泰州平達遣黃旗千戶劉傑分兵狥興化進攻高郵十一謝守

亦將兵兩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徐義所部或由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號火眼張者乃疑兵必不敢出夫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王保保雖擁重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疲徐義狠愎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勝爾但秣馬厲兵俟之已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三月達自泰州進兵取高郵與化及淮安遂拔高郵先是達援宜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

牆爲應國勝信之夜遣[illegible]丞蔡率兵千人入城城
上急下板閉之皆被殺　太祖聞之怒卽詔國
勝回撻之令其步至高郵於是達自宜興還亦
督往攻國勝甚怒令軍士齊登城一鼓破之戮
兪同僉等俘其將卒二千二百民一千四百獲
馬三百七十餘匹糧八千石命以所俘將士悉
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妻子者賜夏布人
五疋無者半之時俘至將士家屬多失實旣令
別發遣乃責問達等仍遣國勝卽軍中搜問凡
虜人婦女者皆以軍法治之高郵旣下復令[illegible]

勝取淮安四月達兵至淮安聞徐義軍在馬騾港夜往襲之義泛海去俘其院判錢富等及卒三千舟師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籍軍馬府庫出降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命指揮蔡仙華雲龍守其城遂進攻興化先是太祖命圖淮東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狐子角爲興化要地令達以兵絶其隘至是遂取之淮地悉平復遣襲希魯潛往濠州説李濟下蕭把都把都亦以城降遂議進兵浙西　太祖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諭曰張氏據姑蘇數

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内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　太祖曰彼昏淫益甚生釁不已今不除終爲後患彼疆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爲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況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衆爲富貴之娱爾其居中用事者黄蔡葉三叅

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威德率
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
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於是命
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以伐張氏祭告
大江之神曰惟神奉天命主宰大江鑒察無私
代天行令予生於濠梁乃庶民曩因兵變遂列
於行伍繼爲總戎歲月以來軍民旣衆土宇益
闢乃正王位建國曰吳立業江南拓土廣疆滅
强暴之國恤兵養民除貪汙之政于茲十有一
年矣今姑蘇張士誠處我東南之境數來生釁

伏聞古今以來民欲安聖人一民欲愁伯者多
予之與張不可多事子民並立以榮其身必決
雌雄以安黎庶然而剖判在乎天用事在乎人
其深淵巨峯淤淺河湖人力一時不能爲者茲
欲奬率卅師由毘陵之境委曲逦進入太湖與
張氏決戰告神鑒知乃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
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以
行　太祖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
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
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翦商皆得其時而志在

於天下蒼生也曰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
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
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
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
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數劫奪寇攘而已
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强
力數侵吾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
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
等戒飭士卒毋肆虜掠無妄殺戮毋發丘壠毋
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無侵毀其墓

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卹之大抵克遠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仍榜諭其民曰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讎有司差貧而賣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

四十萬人湮塞黃河死者枕籍於道哀苦聲聞於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甦其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旣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糧兵馬而討之畧無功效愈見猖獗然而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傍觀熟慮或假元氏爲名或托鄉軍之號或以孤兵獨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終不能成事又

度胡運難與成功遂令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
靈及將帥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
陳氏稱號據我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
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以不死
又封以官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
里荊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
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
江湖兵興則守聚兇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
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
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厥後掩襲

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彐直擣於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元其罪四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朝之召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相其罪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木邇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誘我叛將郤我邊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拯天下以濟斯民爰命

中書左丞相徐達率令馬步官軍舟師水陸並
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嘗戒軍士征討所到殲
厥渠魁脅從罔治凡我逋逃臣民被陷軍士咸
宥其罪其爾人民果能復業即我良民舊有房
舍因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
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
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
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疆果有賢哲或全
城歸附或棄來降予所賞賜非所敢吝凡予之
言信如皓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故牓旣而復

召達遇春於西苑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以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生其將士撫其人民無妄殺戮有可用者卽選用之達等旣受命將發又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旣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　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徒與張天騏潘元明等皆强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

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旣疲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太祖作色曰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復敢言已而　太祖屛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指揮熊天瑞從行俾爲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則墮吾計矣於是達等率諸軍發龍江至太湖遇春擊敗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

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其將石清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熊天瑞果叛去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兵分三路來拒叅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左丞張天騏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爲後繼達進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遇春怒曰兩軍當相不戰何待於是達遣遇春攻寶王弼攻天騏達自中路攻子實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眞抵其城寶敗走欲入城城下釣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被擒并獲其元帥

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天騏子實皆不敢戰斂
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
入城被圍伯昇及天騏閉門拒守達遣國實攻
其南門自以大軍繼之其同僉余得全院判張
德義及陶子實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
暹王晟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茂及其第五子
號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萬屯城東
之舊館築五寨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
於東所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
李茂唐傑李成懼不敵皆遁去士誠壻潘元紹

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爲呂珍等聲援乘夜擊之亦迺遂塡塞河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於皂林之外又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九月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兵二千餘人是月 太祖又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諭之曰徐達等取姑蘇張氏必集兵以拒今命爾往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彼

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愼方畧士誠自徐志堅敗甚懼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遇春以兵阨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于平望復别乘小舟潛至烏鎭欲援舊館遇春由别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散走自是舊館兵援絶饋餉不繼多出降者十月達以所獲將士徇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遇春兵攻烏鎭徐

義潘元紹及甘院判樞戰不勝退走遇春追至
升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陸寨餘軍奔入舊館
之東壁其同僉戴茂乞降是夕晟亦降是月朱
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
元帥復遣袁洪孫虎畧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
遂合兵攻餘杭達復攻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
繞士誠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
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士
誠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稍卻薛顯率舟師直
前奮擊衆大敗五太子及朱暹呂珍以舊館降

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暹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爲之奪氣十一月舊館捷至父老進賀　太祖曰此民之福也自此東南可定轉輸之勞亦可少甦矣父老汝諭百姓各力生業無作非義庶可共享太平皆拜而出舊館既降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徇湖州城下語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爲左右抱持

得不死左右語之曰援絕勢孤久圍城中不如降伯昇俯首不能言其左丞張天騏總管陳昧以城降伯昇遂亦降於是達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元帥王勝降進至吳江州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是月朱文忠攻餘杭下之初樞密院判謝再興都督朱文正之妻父分守暨與士誠連境令呂珍離城數十里築一堰水發諸暨被沒再興屢遣人潛決之 太祖嘉其功以其次女嫁徐達俄詔回聽宣諭別遣參軍李夢庚代守而令再興還受節制再興恥無權勢出怒

言且言嫁女不令吾知何異給配與知府樂鳳
執㝱庚及元帥王玉陳剛以諸暨全城馬軍叛
投紹興及是再與弟謝五謝三共守餘杭文忠
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㝱庚小陳歸于張氏
非爾謀也爾乃國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死仍享
富貴謝五答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不死我即降
文忠許之乃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
州未至平章潘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彞詣軍門
請納款文忠曰吾兵適至此勝負未分而即約
降無乃計太早乎對曰此城百萬生靈所係今

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摧破若軍至城下雖欲
降恐無及故使彝先來請命文忠留之宿明日
遣還而駐兵以待原明即日以款狀來曰嬰城
固守乃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
竊復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乎榮華
乃志存乎匡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
貴於見機民寔同於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
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願溥覃乎天
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
以獻文忠至杭州原明及同僉李勝奉士誠所

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司印并
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引文忠叱
去之進原明等宜　上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
中晏然凡得兵二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匹執
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建康并
遣原明以下入朝既而紹興守臣同僉李思忠
總管衡良佐以城降命駙馬王恭等守之左丞
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守將宋興以城降及海寧
州亦降遣軍至姑蘇城南鱸魚口擊敵將竇義
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敵兵又擊敗之焚其

官濟戰艦千餘積聚甚衆達兵遂圍其城達軍葑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秉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城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於閶門水柵傍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城堅不可破天祐

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繼茂出入往來
因得其彼此所遣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
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達至是督兵攻婁門士
誠出兵拒戰武德衛指揮茅成左脇中矢死成
定遠人後贈東海郡公元平章五的長壽等至
建康 太祖命有司給廩餼歸于元而誅蔣英
於市以英嘗刺殺胡大海叛投士誠命縣大海
畫像刺英血祭之乃復誅謝五等朱文忠以爲
前保其不死今復殺之何以示信且恐後無降
者 太祖曰謝再興是我至親尚投張氏情可

怒乎兄弟悉磔于市以潘原明全城歸附仍授平章官屬皆仍舊職從朱文忠節制仍下令曰予聞帝王之治世其初也乘天下之擾攘不得已而起兵及其甚也憂天下之未一亦不得已而用兵自有元失御中原鼎沸四海瓜分予時爲民於淮上進不能上達退不能自安是以不得已而起兵至於撫有江東土地漸廣民物漸多而四面皆敵國民無一日安不得已而用兵如是西平陳漢跨有蜀川南定百粤北有荆襄以及徐泗惟浙西張氏與我壤地相接屢擾我

邊境誘納我逋逃故興問罪之師淮東郡邑首
先歸定旅拒者加之以刑來降者寵之以爵遂
命大將軍左相國徐達副將軍平章常遇春總
兵東入太湖是以湖州舊館守援之將李司徒
呂左丞等百有餘名精兵七萬餘疑節次歸附
復命浙東省右丞朱文忠統兵東北破桐廬克
富陽駐兵浙右杭州守臣平章潘原明差官送
款以全城聽命可謂識天時人事之俊傑有合
予弔民伐罪之初意已勑征行將士凡府州城
郭鄉村軍民之家秋毫無犯官府倉庫書(?)的有

守封籍以待敢有侵漁以律論罪其潛平亭等大小官員即我藩輔各安其職故茲令諭中外知悉

吳元年丁未夏　太祖以士誠被圍諭以書曰蓋聞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蠭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于一　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

附其稱有餘毋爲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滅亡爲天下笑書至士誠不降六月士誠欲突圍決戰覘城左右見軍陣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義潘元紹潛出西門掩襲轉至閶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歸路遣兵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剌把都率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衆小卻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

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其有勇勝軍號十
條龍皆倉夫善戰者士誠每厚賜之令被銀鎧
錦衣將其衆出入陣中人不能測一時俱溺死
萬里橋下巳而倉夫復有應募者亦戰死其妻
某氏得其尸以綿裹骨抱而投水以死是日士
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怱怱無所出
降將李伯昇知其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
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
言公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
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

勝卒敗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穽中死在旦夕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何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帥

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婦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當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然徒自苦耳且公不明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孰鏖於鄱陽湖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

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城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吾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馳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戸侯況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

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他日士誠
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小
卻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
且止且止遂鳴金收兵遇春因乘勝奮擊大破
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逼其城自是士
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
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
首潘元紹出戰歸見事急召其妾七人謂曰我
受國重寄脫有不宿誠若等宜自引決毋爲人
恥最少一妾段氏跪請即死遂入室自經六人

者亦皆相繼經死元紹斂其尸焚之以骸骨瘞後圃潯陽張羽爲七姬權厝志以表其烈云九月姑蘇城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爲礮具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帥衆度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蹣跚時士誠軍大潰

諸將遂蟻附登城城遂破時八日辛巳也是日士誠猶使其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毅降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促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遂自經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户自經伯昇決户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絶復蘇達又令潘元

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昇出對
門至舟中不食及至龍江堅臥不肯起乃舁至
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
遜善長怒駡之　太祖欲全其生竟自經死賜
棺以葬之年四十七有二子皆幼城將破其妻
劉氏以白金遺乳媼令負之而逃不知所終初
達與遇春約城破中分撫定先集將士申明
上意令各懸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拆民居
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及城破達軍其左遇春
軍其右號令嚴肅軍士莫敢妄動民晏然初吳

中有十七字市謠云丞相作事業專用王蔡黃一夜西風來乾別蓋當時用事者有三參軍皆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至是卒敗果如市謠云凡獲其官屬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右丞潘元紹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同僉高禮內史陳基及諸將校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萬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送建康熊天瑞伏誅先時有單大舍者爲揚州青軍單居仁之子領兵守宜興亦叛投士誠　太祖令居仁招之不來及

是生擒至　太祖命居仁自處居仁曰此不忠不孝之人當碎其肉亦誅之始改平江路爲蘇州府以何質知府事　太祖以城始克慮通州驚潰命泰州指揮孫興往取之比至而達兵已至其守將張右丞即士誠從子所謂火眼張者先以城降已而無錫莫天祐亦以城降初天祐附士誠達屢遣使諭降俱被殺至胡廷瑞等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慫恿使降之於是吳地悉平師還論功行賞封李善長爲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達遂條陳表裏十一疋遇春

十疋胡廷瑞馮宗異各九疋湯和曹良臣各八疋廖永和康茂才七疋薛顯趙庸張興祖梅思祖華高各六疋指揮人五疋千戶人四疋百戶人三疋軍人米一石鹽十斤 太祖仍諭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剗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彊兵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爾勤如王國等沒於王事而不得預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矣征戰而得天下皆有名世

職從大軍除暴平亂使大業早定非特已受富
貴子孫亦得以世享其福君肆志一時雖暫得
快樂旋復喪敗何得為眞富貴乎此皆汝等所
親見者不可不戒也諸將皆頓首受命而退
史官曰張氏據吳建國偃然自王其勢若甚
易者何哉蓋當四方擾攘民心皇皇無所依
歸有能保障之者亦可以苟安也惟當時主
以游談之人濟以脆輭之卒上下逸豫遂忘
遠圖終焉　天兵一臨獸伏鳥散三吳故疆
竟歸　眞主使張氏如錢俶之見幾待命不

中原未平非宴安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爲乎終日相與酣歌逸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後

太祖視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舊事張氏爲將領兵計窮勢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于將校汝等知其然乎吾明告汝等吾所用諸將多濠泗汝潁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躭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既歸於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汝等誠能盡心效

之將以佐輔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
名將乎但從軍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
不同其勞則一馮宗異留守京城軍府之事獨
任其勞亦宜受賞然江南既平當北定中原以
一天下無狃於暫安而忘永逸無足於近功而
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努力達等頓首曰臣等
叨承主上成算幸獲成功敢不益盡心以圖尺
寸明日達等入謝　太祖語之曰公等還第置
酒爲樂否對曰荷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太祖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爲一日之歡但

勞血戰亦足以庇其子孫何至國威城破身爲俘因如劉鋹邪雖然倔强激烈負氣而死其兄弟妻孥亦不受辱較之李重光之柔懦則過之矣故嘗以所聞故老之語及士大夫所記參以史書所載爲録以藏之後世必有攷焉

皇朝平吳録終

吳曜寫　李潮等刻

是錄相傳爲
吳文定公所撰集中既刻童公承敘平漢錄
因併刻之撰之一詳一略覽者當自得之
辛酉仲春袁生聚筆記